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一卷 吳越王再世索江山

蕭條書劍困埃塵，十年多少悲辛！鬆生寒潤背陽春，勉強精神。且可逢場作戲，寧須對客言貧？後來知我豈無人，莫謾沾巾。

這首詞兒，名《畫堂春》，是杭州才子馬浩瀾之作。因國初錢塘一個有才的人，姓瞿名佑字宗吉，高才博學，風致俊朗，落筆千言，含珠吐玉，磊磊驚人。他十四歲的時節，父親還不曉得他有才華，適值父親一個相好的朋友張彥復，從福建做官回來望他父親，因具雞酒款待。瞿宗吉從書館中而歸，張彥復就指雞為題，命賦詩一首。宗吉應聲道：

宋宗窗下對談高，五德聲名五彩毛。

自是范張情義重，割烹何必用牛刀！

張彥復大加稱賞，手寫桂花一枝，並題詩一首為贈：

瞿君有子早能詩，風彩英英蘭玉姿。

天上麒麟元有種，定應高折廣寒枝。

自此，聲名傳播一時，有名先達之人，都與他為忘年之交。那時第一個有才的是楊維禎，字廉夫，號鐵崖先生，聞其才名，走來相訪，因試其才學何如，將自己所賦《香奩八詠》要他相和。瞿宗吉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

《花塵春跡》道：

燕尾點波微有暈，鳳頭踏月悄無聲。

《黛眉顰色》道：

恨從張敞毫邊起，春向梁鴻案上生。

《金錢卜歡》道：

織錦軒窗聞笑語，彩蘋洲渚聽愁吁。

《香頰啼痕》道：

斑斑湘竹非因雨，點點楊花不是春。

瞿宗吉一一和完，楊廉夫歎服道：「此瞿家千里駒也。」從此聲名大著於天下。然雖如此，有才無命，筆下寫得千百篇詩賦，囊中尋不出一二文通寶。真是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，所以感慨興懷，賦首詩道：

自古文章厄命窮，聰明未必勝愚蒙。

筆端花與胸中錦，賺得相如四壁空。

遂做部書，名為《剪燈新話》，遊戲翰墨，以勸百而諷一，借來發抒胸中意氣。後來馬浩瀾讀他這首詩，不覺咨嗟感歎起來，做前邊這只《畫堂春》詞兒，憑弔瞿宗吉。

看官，你道一個文人才子，胸中有三千丈豪氣，筆下有數百卷奇書，開口為今，闔口為古，提起這枝筆來，寫得颼颼的響，真個煙雲繚繞，五彩繽紛，有子建七步之才，王粲登樓之賦。這樣的人，就該官居極品、位列三台，把他住在玉樓金屋之中，受用些百味珍羞，七寶牀、青玉案、琉璃鐘、琥珀盞，也不為過。叵耐造化小兒，蒼天眼瞎，偏鍛鍊得他一貧如洗，衣不成衣，食不成食，有一頓，沒一頓，終日拿了這幾本破書，「詩云子曰」、「之乎者也」個不了，真個哭不得、笑不得、叫不得、跳不得，你道可憐也不可憐？所以只得逢場作戲，沒緊沒要做部小說，胡亂將來傳流於世。比如三國時節曹丞相無惡不作，弑伏皇后、董貴妃，漢天子在他荷包兒裡，隨他扯進扯出，吐氣成雲，喝氣成雷，果然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，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，誰敢道他一個「不」字。卻被宋朝山陰一個文人才子徐文長先生做部《四聲猿》，名為《狂瞽史漁陽三弄》，請出彌正平先生一邊打鼓，一邊罵座，指手畫腳，數數落落，罵得那曹賊啞口無言，好不暢快。曹賊有知，豈不羞死？真是「踢弄乾坤捉傀儡」的一場奇觀，做個千秋話柄，激勸傳流。一則要誠勸世上都做好人，省得留與後人唾罵；一則發抒生平之氣，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，盡數寫將出來，滿腹不平之氣，鬱鬱無聊，借以消遣。正是：

世事短如春夢，人情薄似秋云。

逢場不妨作戲，聽我舌戰紛紛。

看官，你道杭州人不拘賢人君子，販夫小人，牧童豎子，沒一個不稱贊那吳越王。凡有稀奇古怪之事，都說道當先吳越王怎麼樣，可見這位英雄豪傑非同小可。還有一件好笑的事，那寶石山腳邊石塊之上，鑿有斗大的痕跡，說是吳越王卯子痕跡。道當日吳越王未遇之時，販鹽為生，挑了鹽擔，行走此山，忽然大雨地滑，跌了一交，石頭之上印了兩個卯痕。後來杭州作耍之人，故意鑿成斗大，天雨之後，水積其中，又捉弄那鄉下的愚民道：「這卯池中水將來洗目，其目一年不昏。」鄉下愚民聽信其說，時將這卯水洗目。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。你道不是一件極好笑的事麼！然在吳越王未遇之時，安身無處，這個卯袋不值一文錢。及至做了吳越王，保全了幾千百萬生靈，後世稱他英雄，連這個卯袋都鑿成模樣，把與愚民徘徊瞻眺、玩弄撫摩起來。可見卯袋也有交運值錢的時節，何況其生平事業不嘖嘖稱歎。然吳越王發跡的事體，前人已都說過，在下為何又說？但前人只說得他出身封王的事，在下這回小說又與他不同，將前緣後故、一世二世因果報應，徹底掀翻，方見有陰有陽、有花有果、有作有受，就如算子一般，一邊除進，一邊除退，毫忽不差。

看官，你道從來得天下正的無過我洪武爺，驅逐犬羊腥羶之氣，掃除胡元濁亂之朝，乾坤重辟，日月再朗，這是三代以來第一朝皇帝了。其次則漢高祖，驅除暴秦，滅焚書坑儒之禍，這也是極暢快的事。所以洪武爺得天下之後，祭歷代帝王之廟，各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，獨於漢高祖前笑對道：「劉君，今日廟中諸君，當時皆有憑藉以有天下，唯我與爾不階尺土，手提三尺以致大位，比諸君尤為難得，可共多飲一爵。」這是不易之論。然雖如此，漢高祖怎比得洪武爺。若論唐太宗，把宮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，這也難算天下之正了。若是宋太祖欺孤兒寡婦，因陳橋兵變，軍中黃袍加身，就禪了周朝之位，這也一發難說得天下之正了。所以岳正做首詩道：

黃袍豈是尋常物，誰信軍中偶得之？

又有詩道：

阿母素知兒有志，外人剛道帝無心。

這便是千古斷案。誰知報應無差，得天下於小兒，亦失天下於小兒。那《報應錄》「滅國之報」說得分明，道：

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，後三百年乙亥，呂師夔以江州降元。

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，後三百年丙子，帝（上日下糸糸）為元所虜。以己卯滅漢，混一天下，後三百年己卯，宋亡於崖山。宋興於周顯德七年，周恭帝方八歲，亡於德佑元年，少帝止六歲。至於諱、顯、（上日下糸糸）

二字又同，廟號亦曰恭帝。周以幼主亡，宋亦以幼主亡。周有太后在上，

禪位於宋。宋亦有太后在上，歸附於元。

這般看將起來，連年月都一毫不差，可見報應分明，天道不爽。只因宋太祖免生民於塗炭，寬弘大度，立心仁厚，家法肅清，所以

垂統長久，有三百餘年天下。這真如少債的一般，從來沒有不還的債。但那《報應錄》上只說得明白的報應，不曾說得陰暗的報應。看在下這回《吳越王再世索江山》，便見分曉。正是：

冤冤相報，劫劫相纏。
借他一兩，還彼千錢。
何況陰謀，怎不回還？
試觀吳越，報應昭然！

話說這吳越王姓錢，單諱一個鏐字，字具美，本貫杭州臨安縣人，住在石鑿鄉。臨產之時，父親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燒湯，見一條丈餘長的大蜥蜴，似龍非龍之狀，搶入室中，父親老大吃驚，隨步趕進，忽然蜥蜴鑽入牀下，即時不見。隨產個小兒下來，滿室火光，驚天動地。鄰家都來救火，及至走進錢家，又不見一點火光，人都以為怪。父親說生了一個妖怪，要投井中淹死，虧得隔壁一個婆婆勉強挽留得住，因此取名為錢婆留。四五歲之時，裡中有一株大樹，他因與群兒戲耍，便走到大樹之下，坐於石上，就像帝王一般，指麾這些兒童，征戰殺伐，各有隊伍，號令嚴明，兒童都懼怕他，不敢不遵其約束。臨安東峰有塊圓石，其光如鏡，名為石鏡山。錢鏐自己照見頭上冠冕，儼然王者之狀，回家對父親說了。父親只道他說謊，同他走到石鏡前一照，委是如此，恐惹出是非，就對石鏡禱祝道：「倘日後有如此之福，願神靈不要照見，省得是非。」祝罷，便從此照不見。父親暗暗歡喜。後來長大成人，相貌魁梧，膂力絕人，不肯本分營生，專好做那無賴之事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本分營生不做，花拳繡腿專工，棍槍呼喝聘英雄，說著些兒拈弄。
鬻販私鹽活計，貝戎不恥微蹤，般盆六五叫聲凶，破落行中真種。

話說錢公貧窮徹骨，鬻販私鹽，挑了數百斤鹽在肩上，只當一根燈草一般，數百人近他不得，以此撒潑做那不公不法之事。但生性慷慨，真有一擲百萬之意。在賭博場中，三紅四開，一擲而盡，他也全不在心上，以此人又服他豪爽。縣中一個錄事鐘起，有兩個兒子與錢婆留相好，也是六顆骰子上結識的好朋友，時常與錢公相耍。那鐘起是個老成人，見兒子日逐與錢婆留飲博，便大怒道：「賊沒種，只怕哄。我兩個兒子好端端的，被破落戶錢鏐引壞了他，好賭好盜，異日須要連累。」遂把兩個兒子痛打了一頓，不容他兩個來往。正是：

教子有義方，不容賭博場。
匪人若謝絕，定有好兒郎。

話說鐘起禁絕兒子不容與錢公來往，錢公得知，好一程不敢上他的門。且說豫章有個術士，善辨風雲氣色，能知治亂窮通。因當初晉時郭璞先生有句讖語道：

天目山高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。
海門一點巽峰起，五百年間出帝王。

那術士道，此時正是五百年之期，該出帝王之時。況鬥牛間又有王氣，鬥牛正是錢塘分野，其中必有異人。遂取路到錢塘來，細細占驗，那王氣又在臨安地面。遂走到臨安，假作相士，隱於市中。相來相去，並不見有個異人的影兒。那鐘起與這術士相好，術士悄悄對鐘起道：「我占得貴縣有個大異人，是未發跡的英雄。今相來相去，並無其人，不知隱於何處。你的相雖貴，卻當不起『大異人』三字之稱。」鐘起心生一計，次日大置酒筵，廣招縣中有名之人都來家間飲酒，卻教術士一一相過，又無其人。術士大以為怪，就宿於鐘起之家。一日，占得王氣正臨鐘氏之門，術士暗地留心。

且說那未發跡的英雄，一程不敢到鐘家門首，一日賭輸了錢，思量他兩個弟兄手頭活動，戴了頂破網巾，穿了件百衲的綻衣，赤著雙腳，捏腳捏手走到門首，正要悄悄叫他弟兄兩個出來，不期鐘起與術士正在庭心裡講話，錢公見了鐘起，恐怕他發話，趑轉身便走。術士就裡打一看時，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兩眼如星注射，天庭額角豐隆，一身魁偉氣如虹，繞鼻盡成龍鳳。
虎體熊腰異相，帝王骨格奇容，時來發跡見英雄，不與常人同用。

話說那術士一見了錢公，即忙大叫道：「貴人原來就是此人！」鐘起道：「先生莫要錯了，這是我鄰家錢婆留，無賴之人。」術士道：「正是此人，速追來我再一看。」鐘起即忙趕出門外，喚住錢公道：「休得快走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錢公方才住了腳。鐘起邀他進門，見了術士。術士細細相了，對鐘起道：「我道你怎麼有貴相，你兒子亦有貴相，原來全在此人身上帶乞。」對錢公道：「子骨法非常，貴不可言，異日半朝帝王之位，好自愛惜。應在三年之內，當漸漸發跡也。」鐘起遂留錢公飲酒，並兩個兒子都出來陪酒，賓主吃得個暢快。術士遂別錢公道：「我特來訪求異人，不是日後貪圖什麼名利，不過要顯吾之術法耳。珍重珍重！」次日遂別了錢公，仍到豫章而去。鐘起自此之後，方才敬重錢公，任憑兒子與他來往，又時常貸其錢米。後來錢公犯了事，知縣要拿他，鐘起得知此事，急急報與錢公，教他逃脫了，救其性命。後來錢公封了吳越王，念鐘起父子之恩，都拜為顯官。此錢公以德報德處。後來差人訪求那個術士，竟不能遇，真異人也！這是後話。

且說那時正是唐僖宗乾符六年，黃巢作亂，殺人八百萬，血流三千里，反入長安，搶掠玉帛子女，百姓受其荼毒，苦不可言。黃巢遣賊將王仙芝領兵五千，寇掠浙東，勢如風雨而來。那時石鑿鎮將董昌也是臨安人，先前將官王郢作亂，董昌召募鄉兵討賊，曉得錢鏐驍勇有謀，遂表奏錢鏐為偏將軍。錢鏐奮勇當先，只一合便把王郢擒下，殺退眾賊，此是初出茅廬第一功也。後來王仙芝領大隊人馬殺來，逢州破州，逢縣破縣，浩浩蕩蕩，將到臨安地方。董昌面色如土，眾兵都面面廝覷，不敢則聲。錢公道：「如今鎮兵甚少，賊兵甚多，難以力敵，須出奇兵方可取勝。」眾兵懼怕賊人，誰敢向前。錢公自領敢死之士二十人，預先埋伏在山谷之中。黃巢先鋒行於山石險峻之處，只得單騎而行。錢公大喝一聲，二十張弓一齊射去，先鋒從馬上倒墜下地。錢公突出，一勇當先，殺人如砍瓜切菜，共斬五六百首級。錢公對二十人道：「我們止得二十人，但可僥倖取勝一次，後面大隊人馬殺來，怎生抵敵？」急急引了這二十個，走到八百里地方。那「八百里」是地方的名色，對道旁一個老婦人道：「後邊追兵若來問，你只對他道：『臨安兵屯八百里了。』」果然黃巢追兵問這老婦人，老婦人依其所說而對。賊兵大驚道：「適才二十人，我們尚且戰他不過，被他殺了五六百人，如今屯了八百里，俺們便是死也。」遂撥回軍馬，急急吹風胡哨而去，錢公見追兵去遠，引了這二十人得勝而還。果是：

鞭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回。

話說錢鏐得勝而回，保全了臨安百姓，威名遠近。董昌因此有功，升為杭州刺史。中和二年，兗州人劉漢宏始初因黃巢作亂，乘機為盜，後投降朝廷，做到浙東觀察使。劉漢宏見董昌漸漸勢大，遂起吞並之心。八月間，遣兄弟劉漢有將兵二萬，要殺董昌，並其浙西之地。董昌叫錢公出戰，門旗開處，錢公匹馬當先，戰得數合，劉漢有氣力不加，撥轉馬頭便走。錢鏐隨後奮殺，殺得劉漢有大敗，虧輸而逃。劉漢宏得知兄弟戰敗，自率精兵七萬屯在西陵，要待次日渡錢塘江而來，自決勝負。錢鏐得知，半夜悄悄渡江，拔開鹿角，並不則聲，見人便斲。劉漢宏從夢中驚醒，混戰到天明，七萬人看看將盡，劉漢宏慌張，換了衣服，悄悄要走，被錢鏐眼明手快一把拿住，解送董昌營中斬首示眾。錢鏐克了越州，昭宗遂升董昌為越州觀察使，升錢鏐為杭州刺史。後來錢鏐又擒了賊人薛明，破了徐福，進了蘇、杭等處觀察使，遂升杭州為鎮海軍，就進錢鏐為鎮海軍節度使，封開國公。那董昌累拜簡較太尉，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地廣志驕，陰懷不臣之心，好神好鬼，就有一班妖人應智、王溫等勸他稱帝。內中有個山陰老人，詭獻謠辭道：「欲知天子名，日從日上生。」因此董昌建造自己生祠，制度都如禹廟，凡百姓祭賽者，不許到禹廟，都要到自己生祠中去祭賽。又山中一個異鳥，毛羽五色，身大，四目，三足，聲聲叫道：「羅平」，因此人就稱為「羅平鳥」，以為符瑞，獻與董昌。董昌大喜道：「此吾之（上獄下鳥）（上族下鳥）也，吾必為帝王矣。遂擇日稱帝，國號大越，鑄印文道「順天治國之印」。兩個忠

臣黃碭、吳鏞苦口勸他不要作反，董昌大怒，將黃、吳二人殺了，取他的頭來，罵道：「賊！負我。三公不肯做，卻自尋死！」把二頭投於坑廁之內，族滅了兩家數百餘人口，埋於鏡湖之南。人人痛哭：

可憐忠臣骨肉，盡作鏡湖冤鬼。

話說董昌殺戮忠臣，謀反作逆，探事人來報了錢公。錢公大驚，道：「我當日在他部下，破滅黃巢，共扶社稷，不意作此族滅之事。」就懇懇切切寫一封書，教他不要造反。董昌執意不回，錢鏐遂表奏董昌謀叛之事。唐朝降下詔書，密教錢鏐討賊。即時整點兵士，渡江殺到越州。那越州百姓，日受董昌刑罰慘毒，聽得錢鏐領兵前來，人人歡喜。董昌心中懼怕錢鏐驍勇，連敗數陣，被先鋒顧全武一刀斬於馬下，傳首京師，夷其家族。這是作反的結果。

先前董昌未敗之時，有一狂人屢屢題詩四句於旗亭客舍道：

日日草重生，悠悠傍素城。

諸猴逐白兔，夏滿鏡湖平。

人不曉其詞。董昌敗後，方知草重是「董」字，日日是「昌」字；素城是越州城，隋越公楊素所築也；諸猴者，猴乃錢鏐生於申也；白兔者，董昌生於卯也；夏滿者，六月也；鏡湖平者，董昌六月敗死於鏡湖也。

話說錢鏐斬了董昌，昭宗大喜，遂封彭城郡王，加中書令，圖畫形像於凌煙閣上，以表其忠，賜他鐵券道：

維乾寧四年，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，四日丁未，皇帝詔曰：咨爾鎮海、鎮東等軍節度，浙江東西等道觀察，處置、營田、招討等使，兼兩浙鹽鐵、制置、發運等使，開府儀同三司，簡較大尉兼中書令，使持節潤、越等州諸軍事兼潤、越等州刺史，上柱國，彭城郡王，食邑五千戶，食實封一百戶錢鏐。朕聞銘鄧鷹之助，言垂漢典；載孔惺之德，事美魯經，則知褒德策勳，古今一致。頃者董昌僭亂，為昏鏡水，狂謀惡貫，流染齊人。而爾披攘凶渠，蕩定江表，忠以社稷，惠以福生靈。其機也氣稔清，其化也疲羸泰。拯吳越於塗炭之上，師無私焉；保餘杭於金湯之固，政有經矣。志獎王室，績冠侯藩，著於旂常，流在丹素。雖鐘繇刊五熟之釜，竇憲勒燕然之山，未足論功，抑有異數。是用錫其金版，申以誓詞：長江有似帶之期，泰華有如卷之日，惟我念功之旨，永將延祚子孫，使卿長襲寵榮，克保富貴。卿怨九死，子孫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責。承我信誓，往唯欽哉！宜付史館，頒示天下。

錢鏐遂命錢塘知縣羅隱才子代作謝表道：

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，臣怨九死、子孫三死者，出於睿卷，形此綸言。錄臣以絲髮之勞，賜臣以山海之誓。鏤金作誓，指日成文。震動神祇，飛揚肝膽。伏念臣爰從筮仕，逮及秉旄，每日揣量，是何叨忝！行如履薄，動若持盈。惟憂福過禍生，敢冀慎初護末。豈期此志上感宸聰，憂臣以處極多虞，慮臣以防閒不至。遂關聖慮，永保私門。最臣以功名，申諸帶礪，雖君親矚念，皆雲必怨必容，而臣子為心，豈敢傷慈傷愛？謹當日謹一日，戒子戒孫，不敢因此而累恩，不敢承此而賈禍。聖主萬歲，愚臣一心。謹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

後遂封吳越王，並高、曾、祖、父都封了王號。錢王富貴已極，遂衣錦還鄉，駕了車輦，省其墳墓。龍旗鳳羽，鼓吹簫管，兵士、羽林軍、文武百官，兩旁排列，振動山谷。凡幼年嬉游釣弋之所，盡造華屋妝點，錦衣覆蔽，並挑的鹽籬、扁挑、繩索，都把五彩蓋覆，歎息道：「怎敢忘本？」封石鑿鄉為廣義鄉，臨水裡為勛貴裡，安眾營為衣錦營，那照見冠冕的石鏡山為衣錦山，大官山為功臣山，幼年坐在下的那株大樹為衣錦將軍，石為衣錦石，都將五彩錦繡披掛，奏樂榮耀。各各封拜已畢，乘著車輦而行。忽然道旁閃出一個白髮老婦，手裡拿一瓦瓶兒酒、幾個角黍，迎著車輦大叫道：「錢婆留，你好長進！」錢王認得是幼年救他性命的婆婆，登時下車，拜倒在地。老婦人那時九十餘歲，用手攬起道：「今日恁般長進，不枉了老身救你。」遂斟酒與錢王。錢王跪而飲之，笑道：「怎敢忘了婆婆恩德？」遂以萬金酬謝，一壁廂差官建造屋宇，造報恩坊，拔其二子都做顯官，以報其救命之德。遂置酒筵，請當年一班熟識之人並高年父老，若男婦八十以上者飲金杯，百歲者飲玉杯，那時飲玉杯者共有十餘人。錢王親自執杯上壽，諸人歡暢，都吃得爛醉。錢王乘一時酒興歌道：

三節還鄉掛錦衣，吳越一王駟馬歸。

天明明兮愛日輝，百歲荏苒兮會時稀。

錢王歌畢，這些父老都不解其意。原來這些父老不過是與錢王一伙同挑鹽擔的人，如何曉得「之乎者也」，今日錢王做了吳越王，便天聰天明起來，這些父老如何解說得出。錢王覺得歡意不治，遂換了吳音唱個歌兒道：

你輩見農底歡喜，別是一般滋味子，長在我儂心子裡。

歌完，舉座賡和，叫笑振席，滿座都有金銀彩緞酬謝。遂別了父老，歸於杭州，改臨安為衣錦軍。

那時吳越王共有十四州江山，一時文武將帥之士，都是有名之人。先前有個貫休和尚做一首詩來獻道：

貴逼身來不自由，幾年辛苦踏山丘。

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。

萊子衣裳宮錦窄，謝公篇詠綺霞羞。

他年名上凌雲閣，豈羨當時萬戶侯。

吳越王見了此詩甚喜，遣門下客對他道，教和尚改「十四州」為「四十州」方許相見。貫休道：「州亦難添，詩亦難改。閒雲孤鶴，何天不可飛耶？」遂不見而去。此以見貫休和尚之高也。

越王要造宮殿於江頭鳳凰山，有個會看風水的道：「如在鳳凰山建造宮殿，王氣有限，不過有國百年而已；如把西湖填平，留十三條水路以蓄泄湖水，建宮殿於上，便有千年王氣。」錢王道：「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？有國百年，吾所願也。」遂定都鳳凰山。城池高峻，宮闕壯麗，內為子城，南為通越門，北為雙門，都金鋪鐵葉，極其巍峨。又造握髮殿，蓋取周公握髮求賢之意。每一條柱，圍一十二尺，其壯麗如此。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至江乾，薄錢塘湖、霍山、范浦，共七十里，城門共十，城垣南北長而東西縮。後來楊行密將攻杭州，先遣一個識陰陽的來看視城垣，道：「此腰鼓城也，擊之終不可得。」又聞鼓角聲，道：「錢氏子孫當貴盛，未可圖也。」遂不敢攻城而去，這是後話。有六個屯營之處：

白壁營（城南上隅） 寶劍營（鐘公橋北） 馬家營（修文坊內）

青字營（鹽橋東） 福州營（梅家橋東） 大路營（褚家堂）

話說錢王年年修築城池，工役甚多，百姓未免嗟怨。有人題詩句於錢王門上道：

沒了期，沒了期，修城才了又開池。

錢王出來見了，取筆也題數句於門上道：

沒了期，沒了期，春衣才罷又冬衣。

自此之後，百姓嗟怨頓息。

錢王嘗在軍中以鋼鈴為枕，名為「警枕」，未嘗貼席而臥。牀頭置一粉盤，夜間思量得一事，就寫於粉盤之中，次日依計而行。或夜半三更，拿起銅鈴，拋出宮門之外，以警巡更守城之人，其警戒如此。錢王嘗晝臥，一個童子煎湯，湯滾，其聲甚響，童子恐驚醒錢王睡夢，攙冷水於湯中，湯便無聲。錢王臥醒，見童子如此，暗暗道：「這童子能窺我心事，不可留之。」遂把這童子

殺了。童子魂靈忽現形於前，錢王憐其枉冤，遂封為臨安縣土地之神，童子遂叩頭而去。錢王曾到餘杭洞霄宮，撫掌而泉湧出，遂有撫掌泉。其妃嬪每歲歸臨安一次，看省墳墓。錢王以書遺妃嬪道：「陌上花開，可緩緩歸矣。」又未嘗不風流也。吳人因此便用其語為歌，含思宛轉，聽之淒然。杭人遂傳為《陌上歌》。後來蘇東坡易其詞為《清平調》三首，道：

陌上花開蝴蝶飛，江山猶是昔人非。
遺民幾度垂垂老，游女長歌緩緩歸。

又一道：

陌上山花無數開，路人爭看翠輦來。
若為留得堂堂去，且更從教緩緩回。

又一道：

生前富貴草頭露，身後風流陌上花。
已作遲遲君去魯，猶歌緩緩妾回家。

一日，錢王在宮中聚子姪宴燕，命彈琴一曲，便止住道：「恐外人以我為長夜之飲也。」從此便止，其謹慎如此。

後開平元年朱溫篡位，是為梁太祖，錢王遣使臣進貢，梁太祖問使臣道：「爾王於國中所好何物？」使臣道：「好玉帶駿馬。」太祖歎息道：「真英雄也！」遂選玉帶一條、名馬四匹賜之，冊封天下兵馬都元帥。那時羅隱才子為錢塘知縣，勸錢王舉兵討梁太祖。錢王笑道：「吾不失為孫仲謀。」不肯舉兵，遂受梁太祖之命。

他居宮中，輪差各院敏利老嫗守更。忽一夜，有條極大蜥蜴沿在銀缸上吸那麻油，吸完便忽然不見。老嫗大以為異，不敢對人說。明日，錢王對宮人道：「我昨夜夢飲麻油而飽。」老嫗在旁聽得說，便說昨夜蜥蜴之事，錢王微笑而已。方知是錢王元神。性喜佛法，建造佛刹，金碧輝煌，不計其數。那時江潮極是利害，潮頭有數十丈之高，如山一般擁塞將來，海塘屢築屢壞。錢王大怒，叫三千犀甲兵士，待潮頭來時，施放強弩，搖旗擂鼓，吶喊放銃。又禱於胥山祠，為詩一章道：

為報龍王及水府，錢王借取築錢城。

將詩投於江內。又建六和塔以鎮風潮，親自取鐵箭以射潮頭，果然潮水漸漸退縮，東擊西陵。海塘一築而就。凡今之平地，即昔時之江也，為杭州千古之利。至今有鐵箭巷，為錢王射潮之所，仍有大鐵箭出於土上，長四五尺，牢不可拔，其大如杵，真神物也。劉伯溫先生有《錢王箭頭歌》：

鳴夷遺魄拗餘怒，欲取吳山入江去。
雷霆劈地水群飛，海門扶霄沒氛霧。
英雄一怒天可回，肯使赤子隨鮫鮪？
指揮五丁發神弩，鬼物辟易腥風開。

後唐同光初年，賜玉冊金印，尊為尚父。後來也竟稱帝，改了天寶、寶大、寶正幾個年號，行郊天之禮。直待將薨之時，方教兒子撤去帝王儀從，臣事中國，整整活八十一歲而薨，諡武肅王。傳子文穆王元瓘，忠獻王弘佐，忠懿王弘俶。那忠懿王是忠獻王之弟，名俶，字文德。

不說忠懿王嗣位，且說那時朝梁暮晉，四分五裂，百姓好不苦楚，感得上天降生一位真人下來，姓趙諱匡胤，涿州人氏，生於洛陽夾馬營中，異香三月不散，人稱為「香孩兒營」。生的方面大耳，自幼好使槍棒，一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。逢場作戲，遇博爭雄，每每縱酒，路見不平，便拔刀相助，頗好生事。寬宏大量，關之東西，河之南北，不知結識了多少未遇的英雄。累官周朝殿前都點簡指揮使，有紫雲黑龍之瑞。那時周世宗晏駕，太后臨朝，陳橋兵變，因威望素著，人心推戴，便就軍中黃袍加身，立他為帝，禪了周朝之位，國號大宋。那時華山有個陳搏仙人，騎驢下山，聞知趙太祖做了皇帝，大笑一聲，從驢背上墜將下來，道：「天下自此定矣。」果然做了九朝八帝班頭、四百年開基帝王。即位之後，封錢鏐「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臣」。錢鏐遣臣黃夷簡入謝，宋太祖道：「爾歸與元帥言，朕已於薰風門外建禮賢宅，以待李煜及元帥，先朝者居之。今煜倔強不朝，吾已遣兵往矣。元帥可暫來一見，慰我延想，即當遣還也。」黃夷簡歸來，對錢王說了備細。那時還有四國未曾歸附，哪四國？

南唐李煜，西蜀孟昶。

北漢劉崇，吳越錢鏐。

後來宋太祖遣曹彬下了江南，錢鏐恐懼，率領兒子入朝，進寶犀帶於宋太祖。宋太祖對錢鏐道：「朕有三條寶帶，與此不同。」鏐請宣示，太祖笑道：「汴河一條，淮河一條，揚子江一條。」錢鏐愧服。太祖賜居禮賢宅，劍履上殿，詔書不名。召錢鏐宴於後苑，那時只得太宗及秦王侍坐。酒酣，詔錢鏐與太宗敘兄弟之禮，錢鏐叩頭辭讓。酒至數巡，食供五套，太祖出內妓彈琵琶送酒，錢鏐因獻一詞道：

金鳳欲飛遭掣搦，情脈脈，看即玉樓雲雨隔。

太祖見這首詞兒，甚有哀憐之意，走將下來，拊其背道：「誓不殺錢王。」後錢王辭歸，廷臣請留住錢王，不許返國，太祖不納，竟遣之還，道：「善保汝國，盡我一世足矣。」乃賜一黃包袱，封裹御押，對錢王道：「待爾回家，然後開看。」錢王回到杭州，開來一看，都是眾臣勸留錢王之疏，共五十三封。錢王遂泣下道：「太祖真仁德之君也，我何敢負官家？」後來太宗即位，錢王遂將吳越江山盡數納土歸朝。太宗大喜，改封淮海國王。鏐弟儀、信，子惟濟等都拜節度使。次日，太宗召苑中飲宴，並兒子惟濬侍席，泛舟宮池。太宗手舉御杯賜錢王，錢王跪而飲之。明日，奉表稱謝道：

御苑深沉，想人臣之不到。天顏咫尺，惟父子以同親。

話說吳越王自開霸以來，共九十八年江山，只因知天命有歸，不忍塗炭生民，今日把土宇盡數納於宋朝，真所謂順天者存也。始初晉天福年間，浙中兒童市井，都以「趙」字為語助詞，如說「得」，便道「趙得」；如說「可」，便道「趙可」，通國如此，不解其意。謠言日盛一日，後宋朝受禪，錢氏納土，浙中都屬趙姓矣。錢鏐納土前一歲，有個瘋狂和尚行歌於市上道：

還鄉寂寂杳無蹤，不掛征帆水陸通，
踏得故鄉田地穩，更無南北與西東。

有人問這和尚道：「你這歌是甚麼意思？」和尚但搖頭道：「明年大家都去。」果應其言。

但吳越王原是英雄，經百戰而有十四州江山，今日子孫盡數歸於宋朝，他英靈不泯，每每欲問宋朝索還江山，無奈太宗之後，歷傳真、仁數帝，都是有道之主，無間可乘。直等到第八朝天子，廟號徽宗，便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，寵用一千佞臣：

蔡京 王黼 高俅 童貫 楊戩 梁師成

這六人稱為「宣和六賊」。又大興工役，鑿池築園，號「壽山艮岳」。又用一個朱勳，採取天下異花奇木以進，號曰「花石綱」。害得天下百姓十死九生，人民咨怨，個個思亂。

徽宗一日在於宮中，同鄭娘娘游壽山艮岳而回，飲酒醉臥。忽然宮門「呀」地一聲開處，闖進一人，但見：

頭戴冲天冠，身著袞龍袍，腰繫白玉帶，足穿無憂履。堂堂一表，

儼似天神之貌；凜凜一軀，巍然帝王之形。

徽宗大驚道：「汝是何代帝王？夤夜來此，有何話說？」那人開口道：「吾乃吳越王錢鏐是也。生平苦掙十四州江山，汝祖不勞一枝折箭之功，以計取吾之地。以數論之，今日亦當還我。」徽宗道：「此是吾祖宗之事，汝何當日不言，今日反來問朕索取，是何

道理？」吳越王道：「物各有主，吾俟候許久，今日定要還我江山，方始干休。」徽宗無言回答。吳越王大聲喝道：「吾子孫好好來朝，怎便留我，奪我江山？今日定不相饒。」說罷，便搶入後宮。徽宗大喝一聲，撒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，冷汗沾身，就與鄭娘娘說知此事。鄭娘娘道：「妾夢亦是如此，不知是何祥瑞。想吳越王英雄，自然有此。」說罷，忽宮人來報韋妃生子，就是異日的高宗。徽宗與鄭娘娘大以為奇，暗暗曉得是吳越王轉世。三日洗浴，徽宗親臨看視，抱在膝上，甚是喜歡，細細端詳了一遍，對韋妃道：「怎生酷似浙人之臉？」韋妃大笑。原來韋妃雖是開封籍貫，祖籍原係浙江，所以面貌相同；況且又是吳越王轉世，真生有所自也。

看官，你道那高宗卻是徽宗第九個兒子，又做不得皇帝，怎生索得江山？不知天下之事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，偏生巧於作合。正是：

不有廢也，君何以興？

後來徽宗漸漸無道，百姓離心，變怪百出，狐升御榻，京師大水，婦人生須，男人孕子，黑眚見於禁中，兵戈起於四方。徽宗全不修省，不聽忠臣宗澤之言，以致金兵打破了汴京，徽宗被劫遷而去。那時高宗封為康王，在於磁州，因金兵之亂，走馬鉅鹿，不期馬又死了，只得冒雨獨行，走到三叉路口，不知那一條路去。忽有一匹白馬前導，走到崔府君廟前，其馬不見，心以為怪。走進廟裡，見廊下有白泥馬一匹，其汗如雨，方知是崔府君之靈。因假寐於廊下，夢崔府君以杖擊地，催促他行。高宗急急抽身而走，又見白馬前導，到斜橋谷，適值臣子耿南仲領一彪人馬來迎，白馬方才隱而不見。後來即帝位於南京，就是如今的歸德府，又被金兵殺得東奔西走，直來到杭州地面。原先太祖陳橋驛之時，從仁和門面進，高宗今日從海道過杭，聞縣名仁和，甚喜道：「此京師門名也。」因改杭州為臨安府，遂有定都之志，又因吳越王前此建都，也就於江頭鳳凰山建造宮殿，與汴都一樣。他原是吳越王偏安一隅之主，所以並不思量去恢復中原，隨你宗澤、岳飛、韓世宗、吳玠、吳玠這一班兒謀臣猛將苦口勸他恢復，他只是不肯，也不肯迎取徽、欽回來，立意聽秦檜之言，專以和議為主，把一個湖山妝點得如花似錦一般，朝歌暮樂。所以當時林升並有首詩道：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
暖風薰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！

當時湖南有條白塔橋，印賣朝京路程，士庶要到臨安的，定要買來算計路程。有人題首詩道：

白塔橋邊賣地經，長亭短驛甚分明。

如何只說臨安路，不數中原有幾程？

這般看將起來，南渡偏安之計，信不虛矣。且又當干戈擾攘之際，一味訪求法書名畫，不遺餘力。清閒之時，展玩摹榻，不少厭倦。四方獻奉，殆無虛日。其無經國遠猷之略，又何言乎？但吳越王偏安，高宗也偏安；吳越王建都杭州，高宗也建都杭州；吳越王活至八十一歲，高宗也活至八十一歲；恁地合拍，真是奇事。後人有詩為證：

吳越偏安僅一隅，宋朝南渡又何殊？

一王一帝同年壽，始信投胎事不誣。